

大选大世界

郑惠芳

联合早报, 2011年3月6日

语录：选举期间听方言演讲跟看《大世界》时的心情一样，心里总是期待社会乃至政府能重新检视官方母语与文化母语之间的关系，是否一定要如此划清界线，非一不二，非白即黑。

选区划分敲定，大选应该快来了。还记得上届大选期间，跟家人三代同游，到不同选区听群众大会，兴奋、刺激。

农历新年初三那天，跟家人三代同游，到戏院看怀旧电影《大世界》，兴奋、满足。

今届大选应该更像“大世界”，单选区增加，集选区人数减少，各党候选人数预料会比上一届浩荡，群众大会的数目应该也会提高。这里的群众大会，虽然不像其他一些民主国家的选举拉票般有歌舞表演，但说到底也还是一个大卖场，卖的是各政党的政治理念、治国方针，以及候选人的人格与价值观。到大卖场的人，有来看价买货的，有的则要买也没得买，纯粹凑热闹。

电影《大世界》试图呈现旧日大卖场沸沸腾腾的情景，里面有委婉动听的歌曲、刺激好玩的游戏，让人惊笑皆可的鬼屋，人们在那里玩乐嬉笑，也可以酝酿爱情、制造憧憬，患难时也同舟共济。语言更是五花八门，偶尔鸡同鸭讲，但心领神会的时候更多。

大选的大世界里同样也是热闹非凡，各政党出招拆招，各施本领，难免有人苦口婆心、有人危言耸听，更会有人借题发挥、夸大其词、煽动人心。是神是鬼，经过一番语言洗礼，有时真可混淆视听。然而，看官应该清楚，这些不外是选举语言，只有在这样的特定情境才会出现，平日即使在国会辩论，争锋相对的后果也不会是你死我活，因此不少国人即使千里迢迢，也不愿错过五载一逢的选举群众大会，遇上好的演说人选，跟欣赏一出精彩的演出无异。

然而，有这样的口才，又言之有物的，实不多见。新加坡务实的政治一向不强调包装，领袖们要人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贤能与智慧。在短短的竞选期间，要如何凸显政绩表现，要如何劝人委任于己，选举语言成了重要途径。

语言的威力需要几项东西的配合才能发挥出来。首先，名正才能言顺，不是你的专才却侃侃而谈，说服力将事倍功半。法国社会学家暨思想大师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说，每个说话人都有各自的象征性资本（symbolic capital），而这些资本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同，那说话人的说话内容才会强而有力。大选参选人除了可借助个人专业和履历表现，也可强调自己的社区经验或志愿工作，若三者皆无，那要作代议士为民打理生活难题，拟定国家发展方向，你能对他有信心吗？三者之中，在我国社会里，似乎履历表现最让人信服，这也是为什么奖学金得主的头衔特别吃香。因为奖学金代表了一个筛选过程，淘汰过程越严厉就越有价值。政党推出知名奖学金得主或高学历高资历的人选，参选人还未开口，素质就已得到初步肯定。然而，真正的考验还是需要后面的历练。

其二，言不顺则事不成。看《大世界》里精彩的语言文化，心里慨叹如今只有缅怀的成分。纵然努力在家里保留自己的语言遗产，生活环境再也难听到少数变弱势的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等。语言的力量，可分化也可促进认同，就看说话人的技巧和听话人的理解。选举大世界另一吸引人之处，就是能听到方言演讲。这也不是新加坡独有的现象，台湾的选举语言就包括台语、客家话和原住民语。（语）言顺则事成，语言到底分化成分较大或促亲效果较强，在选举拉票时刻，务实的政客都得衡量取诀。选举期间听方言演讲跟看《大世界》时的心情一样，心里总是期待社会乃至政府能重新检视官方母语与文化母语之间的关系，是否一定要如此划清界线，非一不二，非白即黑。

言顺之意，更在于所说顺当合理。竞选代价高，失败后果可以人格受损，甚至身败名裂，更可能牵连家族，选举语言常常会变成以煽动人心、打击对手为主要目的，不单败坏人民正常思维，反复炒作更会蛊惑人心，在社会造成偏见与歧视。如果选举语言沦落至此，那演讲人的品格与智慧就跟演讲内容一样空洞虚伪，可笑可耻。有评论说，此类选举语言被广泛使用，在一些地方也证实奏效，是因为选民盲目容易被骗。期待本地大选期间各候选人短兵相接之时，能够善用选举语言，以合理顺当的内容激励人心，争取支持；而选民看拜票演讲，也能像进了《大世界》里的鬼屋一样，前面会有人吻断头吼你，请记得找一找拉扯断头的手，是哭是笑，自己决定。

（作者是语言人类学者、政策研究院研究员）